

神幻
女異
傳志



中華書局

神

女

傳

孫
毓
輯

叢書集成初編

幻異志(及其他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此據龍威祕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神女傳

唐 森 頤 輯

太真夫人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繩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墻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棋。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壇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既暮，引原入內。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常。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異道，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日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輦車，髣若飛。

宛若

漢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姐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卽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竚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

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靈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乙精補之，可得延年。靈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取宛若爲小妾，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康王廟女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性幽閒好學，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觀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齧。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訝之。一夕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局，有女子語笑之。晉子卿異之，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爛，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餽，情有慚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繕繩。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因起送子卿之室。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方曉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數年，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盤問舊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蠹女

蠹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父爲隣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

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紲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飫。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而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得皮于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處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紫姑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壇名也。曹姑亦歸去。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卽跳墮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好則大舞。惡便仰眠。

張女郎

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元機在席。頗倒賓客。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餚祈禳。警獨酌水

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遙而薦之墮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離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憊朗月豈無明吾旨清婉頗異於常須臾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謂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輶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設于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而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女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于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今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邈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班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媛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咏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大女郎顧

警謂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廟讀湘君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諸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敍不能自己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貽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眠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於膝共敍衷款須臾大女郎卽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正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織萬縷結縷幾于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輶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敍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忘從此遂絕